

## 春且住

这几日,天气渐渐地暖了。午后坐在书房里,阳光斜斜地从南窗射进来,暖烘烘的,照得人有些懒洋洋的。推开窗,风里带着些泥土的气息,又混着青草的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这微微的暖气里酝酿着。院子里的那株海棠,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绽出了粉白的花苞,一球球,一簇簇,在嫩绿的叶芽间藏着,像是羞怯的少女,半掩着面。我知道,春天是真的来了。

然而不知怎的,心里却泛起一种说不清的怅惘。这春天来得太急了。前段时间还是料峭的春寒,呢衣还不曾脱去;一转眼工夫,已是这般和煦的光景。再过些日子,这些花苞就要盛放了罢;然后就是落英缤纷,绿肥红瘦;再然后,就是夏天了。春天总是这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仿佛一个过客,才打了照面,便又挥手作别。

南宋词人辛弃疾曾对着将尽的春光,发出深深的叹息。《摸鱼儿》里有这样的句子:“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

## 画缘

梅,是我漫长岁月里一抹无法淡去的白月光,是心底不曾对人言说的女知青。一支小小的画笔,牵起我们青涩的缘分,在偏僻山野撞出闪光的涟漪;也正是这支笔,碾碎了刚萌芽的美好,留给我半生的尴尬、愧疚与挥之不去的眷恋。

那年我刚满十八岁,高中刚毕业,便背着铺盖卷回乡接受再教育。因有绘画特长,公社革委会选派我到东流铺筹办村里的忆苦思甜展览室。东流铺坐落在群山之中,一条小河向东流淌,村子因此得名。青石板路、土墙瓦屋,处处透着山村的静谧与淳朴。到村当晚,临河打谷场上灯火通明。村里宣传队登台表演,山歌与笑声洒满山村。我在人群外张望,戏台中央,一位身着浅蓝布衣的姑娘从容报幕,眉眼清秀,嗓音柔和,一看便知是城里来的知青。只一眼,便让我记在了心里。

次日,我在大队部一间小屋落脚,这里既是宿舍也是画室。一张旧木桌、一摞画纸和颜料,便是我全部家当。我的任务是用两个月的时间根据已有的文字材料绘制忆苦思甜宣传画。小屋不远处便是大队小学,钟声与读书声,给山村添了不少生机。

## 我的光头情结

有人说,中年男人的体面,一半藏在头发里。而我,三十多岁便早早交出了头发的主权,在几番挣扎、尴尬与无奈之后,反倒与光头结下不解之缘。

因为家族遗传,我像几代男丁一样,刚过三十,头发发际线便开始节节后撤,额头越显宽阔,旁人笑着恭维我天庭饱满、天生贵相;没过多久,头顶也渐渐稀疏,露出一片光亮,最终成了标准的“地中海”。曾经浓密的黑发,只剩后脑勺一圈还在苦苦坚守,人也早早地显老。刚过四十,走在路上竟有人真心实意地问我:“您老哪年退休的?”

我总比喻,自己的头发就像长在过度肥沃土壤里的庄稼,根浅、茂密、柔细、毛绒绒,看似繁盛,却极易倒伏,最后成片成片连根脱落,势不可挡。

为了挽回颜面,我也曾费尽心机:饮食调理、内服中药、姜片擦头、功能洗发水、按摩理疗,能试的全都试了,时间、精力、银子花了不少,却半点起色也没有。走在街上,只要靠近防脱、生发、植发的店铺,那些敏感的店员便如获至宝,老远就围上来大献殷勤、夸下海口,缠得人脱不开身,到后来我只能远远绕道而行。

也曾在广告和旁人劝说下戴过假发,结果闹出不少笑话。那时没买车,天天骑车

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红楼梦》里活泼豪爽的少女史湘云也说:“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

“春且住”“且住,且住”,这真是一声深情的呼唤,一声无奈的请求。春天啊,你且停一停罢。你走得这样快,教人如何追得上?我仿佛看见从前的稼轩居士和湘云少女,也是在这样的暮春时节,望着满地的落红和飘絮,对着无声的春天,发出这恳切的呼唤。他们想留住春天,却终于留不住;又想问问春天,春天却不言语。这种无奈,这种惆怅,千载悠悠,依然能触动人的心弦。

其实春天何尝不知道人们的留恋?它只是不语罢了。它用它自己的方式,回答着每一个惜春的人。它让草木生长,让花开,让鸟鸣,让这一切的美好都在短暂中显出珍贵来。正是因为知道春天留不住,所以每一朵花才那样惊心,每一声鸟鸣才那样动听。

想起王观的《卜算子》,那也是一首关于春天的词,却是送别之作。词里说:“水

临近中午,我完成第一幅画,手持蘸满朱砂的画笔后退鉴赏,没留神身后有人。一声轻呼,画笔在姑娘脸颊点下一个醒目红点——正是昨晚那位报幕的女知青。我顿时手足无措,连声道歉,慌忙打水递巾。她并未生气,反而浅笑擦拭,与我攀谈起来。我这才得知,她叫梅,高中毕业后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因有文化,被安排在小学担任民办教师。梅喜爱唱歌与画画,见我画作,十分钦佩,当即恳求拜我为师。我心中一暖,欣然应允。

从此,梅每日放学便来画室。她帮我裁纸调色,静静看我作画,认真学习绘画技巧。枯燥的工作因她相伴变得有趣,青春情愫也在心底悄然生长。

天晴黄昏,我们常沿河边散步。夕阳、炊烟、晚风,一路无话不谈,两颗心越靠越近。梅说,她最大的梦想是考入师范,做一名人民教师,她也鼓励我发挥特长,走上讲台。这番话,在我心中种下了从教的种子。

转眼两月过去,展览绘画即将完成,离别在即。我用心创作最后一幅反面人物画像,将地主老财横行乡里、肥头大耳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自感得意,只等梅来夸赞。

放学钟声响起,梅白衣轻扬,如白玉

动车或自行车,风一吹,假发就摇摇欲坠,我只得一手握车把,一手死死按住。有一次摘安全帽时,假发一并滑落,光亮的头顶当众曝光,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夏天更是煎熬,假发不透气,闷得满头大汗,黏腻难受。每次理发,还得先取下假发,看着后脑勺疯长的碎发,说不出的别扭。

因掉发而忧虑,因忧虑而掉发。那段时间,难堪、悲哀、无奈,积郁于心。有人劝我植发,我动过心,妻子却坚决反对:“不是舍不得钱,是不安全,伤身体。何必自找苦吃?只要我不嫌弃,你就别在乎这些。”一句话,稳住了我慌乱的心。

人到中年,见多了坦然光头的中年男人,我也终于下定决心。理发时心一横,让师傅把后脑勺残存的头发一扫而光。刹那间,只觉头颅一轻,照照镜子,干净、清爽、利落。妻子在旁连声叫好:“要得要得,精神多了,以后就剃光头!”

无可奈何之中,我正式开启了光头岁月,从此与光头相伴相守。

绰号也随之而来:太阳、灯泡、鸭蛋、光头强……一串“雅称”围着我打转,玩笑里藏着亲近。家里两个才几岁的小孙子,更是把“光头爷爷”喊得清脆响亮,调皮中满是亲昵与得意。

光头的日子,反倒轻松自在。不用操

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这是一首送别友人的词。春天刚走,友人也要离开了。词人不说离愁,只说“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他把对春天的眷恋,和对友人的深情,都融在这一句叮咛里。这是一种多么豁达的心境,春天虽然在这里留不住,但在江南或许还能赶上。即使赶不上,这份祝愿也足以温暖人心。

想到这里,觉得释然了些。春天虽然短暂,虽然留不住,但它总会年复一年地回来。而在这来去之间,我们学会了珍惜,珍惜一朵花的开放,珍惜一阵风的温柔,珍惜每一个与春天相遇的日子。

春且住。它在我们的心里住下了。只要我们记得那些花开的声音,记得那些温暖的阳光,记得那些在春天里发生的美好,春天就永远不会离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住在我们的记忆里,住在我们的希望里。

■陈国清

荷般来到画前。可看清画像瞬间,她笑容凝固,眉头紧锁,泪水夺眶而出,一言不发捂面奔出。我呆立原地,不明所以。

随后大队李会计告知我真相:我笔下地主画像下面文字中的名字正是梅的亲生父亲。特殊年代里,她一直小心翼翼隐藏出身,不愿被人提及。我的无心之作,却狠狠地揭开了她的伤疤,让她误以为我故意羞辱。纵有千般解释,也已百口莫辩。

次日,我满怀愧疚与不舍收拾行李。乡亲们在村口相送,我遍寻人群,却不见梅的身影。行至村头小桥上回首,只见小山岗上,她身着浅蓝布衣,孤单伫立,遥遥相望。我知道,此别或许就是一生。

岁月流转,恢复高考后,梅如愿考入省城一所师范学院,毕业后回城里任教,实现了年少梦想。我也谨记她的鼓励,站上三尺讲台,教书育人数十载,桃李满天下。

山高水远,我们终究再未相见。那段因画结缘、又因画而散的往事,如东流河水,流淌在岁月深处。年少的欢欣与遗憾,化作绵长思念,藏在流年褶皱里。清澈纯粹,不曾褪色。每每想起,心底依旧暖意微漾,如同当年山间晚风,岁岁年年,从未走远。

■吴清龙

心发型被风吹乱,不用在意白发渐增,不用烦恼头皮屑,也不用等着头发慢慢吹干。护发素、发胶、电吹风全都省了。

当然,光头也常带来尴尬与趣味。朋友聚会,我一进场就有人打趣:“不用开灯了,这里一片光明!”还有人笑我“聪明绝顶,不长头发长心计”,让我哭笑不得。可尴尬之余,光头也成了最显眼的标志。单位外出学习,领队在高铁站对接时,直接跟对方说:“看到那个光头,就是我们的人。”开会培训时,我头顶发亮,总是全场最引人注目那一个,让本就不爱抛头露面的我浑身不自在。

更滑稽的是一次聚会,桌上竟还有两位光头同胞,三人瞬间成了全场焦点,被戏称为“三盏明灯”,玩笑不断,酒也多喝了几杯。好在“斗争有伴”,我也坦然应对,不再局促。

这其中的酸苦与释然,又有几人能真正懂得?

“光头又不丑,只要有内涵。我看你,就是最帅的。”妻子总这样宽慰我。她还笑着说:“我都看惯了,哪天你再长出一头黑发,我反倒觉得生分了。”

是呀,有这份理解与陪伴,我心中的自卑烟消云散,反倒多了几分自信与自豪。

如今我常说:我要让我的光头,更闪亮。因为走过纠结、尴尬、挣扎与接纳,我终于明白——其实,光头真好!

## 白布泉瀑布

■胡新华

赤壁的山多水多,但瀑布并不多,真正能成瀑的,恐怕也只有茶庵岭镇的白布泉瀑布了。

沿107国道,过茶庵岭镇,接近云台山村时,车头往左一拐,钻铁路涵洞,就可直奔白布泉瀑布而去。

顺着白布泉水库右侧的沿库水泥路面前行,不到一公里,就有岔路口,一侧是上山的泥土路,一侧有路标指向白布泉瀑布。顺着指引方向前行,约二三十米后,水泥路面戛然而止,变成了泥土路。再往前,道路越来越窄,我也似乎能听到左手边有流水的声音。这定然有小溪了,只不过小溪是被杂草覆盖或者是杂草遮挡了我的视线。小溪中的流水叮叮咚咚的,似乎在为我能前行而鼓掌,又像在为我前行的脚步而打着节拍。

前行的路不仅更窄了,变成了羊肠小道,我爬上一个坡,又几经曲折,再下一个坡,就到达了小溪边。溪边的鸢尾花正在绽放,吐露着芬芳。溪水淙淙地流淌,清澈见底。水底的卵石,安静地躺着,任溪水在它上面抚摸。几块相对大点的石块露出溪面,正好可当作渡溪的跳板。

越过小溪后,是一段陡峭的上坡小路。爬上坡后,小路也相对平坦了,路边的奇花异草也多了起来。天南星新长出的叶片似眼镜蛇高昂着头,蜗牛安静地躺在苕麻的叶片上,不知名的花草绿得酣畅,两棵青桐树在小道旁拔地而起,山雀子不时传来啾鸣声……

越过了两棵青桐树后,透过前方杂草和枝叶的间隙,几条白练就呈现在了前方不远处。

这,应该就是我要观赏的瀑布了吧。于是,我加快了步伐,朝前方的白练靠近。

瀑布右侧的两股水,顺着岩壁倾泻而下。岩壁早已经形成两道深深的凹槽,凹槽没有一丝丝的弯弯拐拐,内侧可光滑着哩。流水在凹槽中可狂野了,它无拘无束,奔泻而下,形成两道白练,直坠入岩底的深潭中。

潭底深不可测,但潭水之上,岩壁又似乎形成了断层,除两道白练外,一溜儿的水流,在接近水潭的岩壁上,丝丝滑滴落。

看岩壁上这凹槽的光滑程度,看这瀑布底下这潭水的深度,恐怕没有几百上千年,再强的流水,也难“雕刻”出如此精美的大自然之作来吧。

瀑布左侧的两股水和右侧就完全不同了。左侧的两股水没有均分,而是一大一小。小的如涓涓细流,大的亦如白练。靠近最左侧的那股细流,宛若小女子般,温柔降落。而左侧靠右的那股水,历经了岩石之后,似乎有了豁达的心胸,将折叠的白练给摊开了,让白练更宽更阔。白练垂至瀑底,落在了一棵倒下的树木枝干上。至于瀑底,目测其深度远不及右侧的水潭。

其实,四股水的最左侧,还有着一道细长的水带,它没有直接跌入瀑底,而是在中途遇上山岩之后,水花四溅,将细流直接撕裂成无数的水滴,飞溅而下。

这瀑布的个性,不是显而易见了么?右侧的两道白练,如两个旗鼓相当的热血少年,热情奔放。而左侧一大一小两道白练,则如一大一小两个温文尔雅的女子,妩媚动人。

观赏过这瀑布后,我走在了返程的路上,忍不住回头望去,竟还惊奇地发现,这瀑布的全景如同头顶婚纱的新娘的背影,这新娘有着细细的腰身,拖着宽大的婚纱,正款款前行哩。